



ル 5
3072
2



門凡 5
號 3072
卷 2

泰伯梅里志卷三

江蘇候補知縣署金匱縣知縣禎字後裔保山吳 熙編輯

邑人 安起東 原稿 邑人 過鑄 參訂

浦傳桂 邑人 劉繼增

泰伯廟住持上清宮提舉許巨楫校刊

橋梁

泰伯鄉

至德橋 宏治邑志
在龍涇

會龍橋 萬麻邑志大
小龍涇會處

沈瀆橋 一作聖瀆宏治邑志跨瀆嘉
慶邑志南塘入裏河口今廢

十房橋 嘉慶邑志沈瀆口咸豐七年重建
或曰在唐莊河梢者名永安橋

望仙橋

南河橋 宏治邑志通望亭
嘉慶邑志跨南河

許賣布橋

嘉慶邑志添釘
釘橋柵今圯

免渡橋

俗呼錢家橋
翁氏重建

唐莊橋

宏治邑志通徐塘橋
案是橋跨唐莊河舊名
觀涇萬麻邑志跨沈瀆非乾隆五十五年重建

周打鼓橋

相傳初名鄒搭過橋明後宅鄒氏所建鄒出於過
故有是稱北趾有福慧菴因又名福慧橋道光二

年重

唐墓橋

俗呼唐
明橋

祥里橋

舊名讓里橋
今圯易木

下莊橋

康熙邑志跨新橋浜雍
正閒重建名永甯橋

鼇塔橋

宏治邑志
通唐莊

安樂橋

石角橋

菴橋

跨菴橋浜在
岳公浜西

吳童橋

岳公浜轉西
入菴橋浜

徐童橋

在菴橋北嘉慶邑志誤
以為即徐塘橋注云明

岳公橋

跨岳公浜在
顧市橋港西

黃團橋

在徐童北
邑志未載

曹宅橋

跨李富涇嘉慶
邑志作曹澤

蹉墩橋

跨新橋浜嘉慶
邑志作磋墩

世家橋

在漚上明萬麻閒楊源
建源之先自楊墓析居
故題其橋曰楊墓世家萬麻四十五
年楊汝為重建加高楊四維助成

東莊橋

王家橋

東莊橋

石家橋

明萬麻二十八年建其地舊名劉村故相傳初名
劉村橋今康熙邑志作石家橋雍正三年重建

西莊橋

西趾有歸鶴菴東即錢氏養竹山房道光四
年重建二橋俱載康熙邑志後志削之非

唐花渚橋

今額曰青龍花渚橋或稱桃花渚橋
南出新橋浜嘉慶二年里周氏重建

徐塘橋

在徐塘東出省灘蕩宏治邑志云通麋城橋是也明
萬麻二十年重建今康熙邑志漏載嘉慶邑志誤以

為即徐童橋非是康熙初鄒家琬倡捐重建有碑在北塊

何店橋 其地舊名何店東出楊墓橋載宏治邑志注通

南河後志削之 國朝道光 麋城橋 宏治邑志與長洲分界

相傳前明富民虞宗萬所建橋跨三岸鼎足三環厥工甚鉅

俗呼大橋角越絕書麋湖城者闔閩所置麋也去縣五十里

蘇州府志引吳越春秋云平門外麋湖西城者麋王城也與

越王遙戰越殺麋王麋王無頭騎馬還武里乃死因畱葬武

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午日不舉火按宏治邑志麋城在縣

東南七十里泰伯鄉與今地合惟云以鴨城觀之亦吳王泰

麋鹿之所則似未究麋王事以意解之而江南通志云麋城

在金匱縣東十七里唐鶴徵常州府志云在縣東二十里元

王仁輔無錫州志云在州東南泰伯鄉

去州二十里其說不一要皆無蹟可據

豐樂橋 跨望亭運河隋至德閒於此置牯時太湖及西來眾

故運河之水東下無制恆慮淺涸置牯節之以通漕運至宋

嘉祐八年浚運河導太湖水入運河牯遂廢元祐七年復置

後以築置吳江岸諸港浦又一切湮塞於是牯廢明萬曆癸

卯施策始建石梁題曰龍匯以通往來 國朝康熙閒秦松

期黃晟等重建嘉慶元年圯二十年邑令齊彥槐里人華瑞

清重建易今名橋下水勢湍急常慮覆舟道光八年徐對揚

等添築石堤駕梁引纜舟行稱便咸豐十年圯光緒

十九年邑紳朱鎬王鳳儀秦寶驥劉繼增募捐重建
明施策望亭鎮新建龍匯橋記昔周禮乃姬公經理周家盛
治之書而夏官之屬設司險氏掌九州之圖周知川澤之阻
達其道路焉蓋謂橋梁以通之則其係於王政亦舊矣故國
氏以乘濟人議其小惠未徧直以徒杠輿梁當平政之大陳
之川不梁而單襄公至以卜其國之興亡則橋梁顧不甚重
哉吾邑之望亭當錫入蘇之咽喉不佞常往來其閒意其當
橋而未白之邑父母也會趙侯蒞錫之三載政成民和百廢
具興不佞遂舉以告侯矍然曰微君言固將謁之余蓋謂茲
地之當橋者三夫縣治奄有一同若家室然署解其奧窔也
城郭其庭廡也封疆之守其門戶也茲地當錫之交疆界攸
屬則門戶不可無肩鑄關鍵之設當橋一余往習輿地家言
上流為天門下流為地戶上欲開而下欲闔今邑之上為郡

治自洛社而往有橋者三下為姑蘇自附郭以外橋絕無矣則地戶不可無縮結收翁之勢當橋二茲地復攝乎震澤漕湖之閒二浸潏漾萑苻賈販出沒其閒非有以隘束之無以挫其鋒而扼其吭兩岸陡絕往來作息者跬步有留行之歎則民牧不可無弭奸興利之畫當橋三不佞曰有合哉幸相與成之時澣暨督稅主政董公首倡助權錢五十緡今督撫中丞曹公先以方伯備四郡兵與不佞為同年不佞以侯言請公曰橋梁美政也以百姓之財為百姓之用吾何靳焉計每歲河工銀貯之有餘遂捐二百五十緡助之而工始興越三載工未及半而趙侯以政最擢去侯謂不佞曰微君孰與終始之會兵憲梁公嘗與不佞同事滁陽有一日之雅不佞復以請公復出河工銀百緡助之而林侯適繼趙侯而至承上德意畱心稽察令巡檢康有高董其事有不足更取之願施之家而郡伯歐陽公觀垂成之功虧一簣之力亟捐俸資五十緡助之而工乃就緒維時督撫公適奉特旨自句曲移鎮姑蘇道經吾邑與不佞共落成之不佞左右瞻眺有會心焉蓋城郭鬱蒼村落繼之相錯如繡至茲地若闕而若或閉之者則茲橋為邑管鑰也九龍菁葱挾溪流而湍悍東駛如

鯨鯢吐噴至茲地若洩而若或蓄之者則茲橋為邑鈐轄也問之巡司之官若吏若卒則曰茲橋建而吾儕獲安枕矣胡憂盜問之居民則曰吾今而此疆彼畝揭厲無虞東作西成方舟罔資則茲橋非民所據嶮岨而守從枕席而過者即趙侯言當橋者三若左券矣趙侯始事時名其橋曰龍匯豈以為九龍之秀得茲橋而匯聚停蓄而以地靈人傑祈盛美於後來也哉嗟乎茲橋之為吾邑重也尙矣居於斯宦於斯譚者孰不欣豔之顧工費鉅繁未易以舉匪藉諸使君之力曷克有濟而況其樂助之多若是乎吾邑其徼有天幸也已先是趙侯去邑時屬不佞記其事茲當事竣不敢虛諾且以諸使君之德澤不可泯也乃為之記曹公名時聘直隸獲鹿人梁公名祖齡四川温江人歐陽公名東鳳湖廣潛江人董公名漢儒直隸開州人趙侯名應元廣東新會人林侯名宰福建漳浦人皆名進士是役也始於萬厯戊戌之春以今歲癸卯之秋而工畢木石工糈之費凡八百緡與有董募之勞者耆民張渙法得附書 國朝惲敬豐樂橋銘金匱分無錫地自城北高橋並運河東岸南下五十里極于望亭有橋焉明萬厯中所建也以形家言名之曰龍匯 國朝康熙時復

建焉後圯于水橋基并仆石漫水中舟行利風多觸石損壞
漕艘益堅重難行而橋之西岸界無錫兩縣之民車徒往來
以望亭為津要縣大夫及都人士欲為力於是橋蓋十數年
矣嘉慶十有九年江左大旱婺源齊君彥槐蒞金匱奉 恩
旨賑貸貧民核戶計口弗濫弗私全活無算復謀所以推廣
皇仁者縣凡百有九十三畝令畝中富者出貲先賑其鄰
里然後推其餘於他畝之不足者貲皆籍數於官而富者自
理之以逮於貧民吏胥一斂手奉法度人情大勸積貲至十
三萬兩有奇凡為賑之日若干賑之錢若干為 俞旨
粥為醫藥之費若干事竣大府念其勤奏請加職得 俞旨
齊君合計所餘得六千兩有畸方是時泣無錫韓君履寵與
齊君同官合志於是韓君以無錫所餘益募之建城北高橋
齊君以金匱所餘益募之建城南龍匯橋橋成而歲適大穰
士頌於庠民歌於野齊君易龍匯之名曰豐樂志歲事也昔
歐陽永叔守滁為豐樂亭記追言五季之亂以掄揚宋之盛
可謂善矣 本朝承平及二百年較宋初至仁宗之朝已倍
而逾之常州亦非如滁之險阨特以偏災小胥上勤宵旰不
旋踵而風雨以時江左數千里之地殷盛如昔若是則齊君

之慶幸較永叔之時不更盛歟然齊君惟與民籌其歉故能
與民享其豐與民共其憂故能與民同其樂蓋不獨是橋之
為德於無盡也橋之司事者為封君華瑞清其佐為國子監
生徐熿公慎而能勤以始終其事例得並書銘曰元枵北舍
東啟豐祥析木在中是成天梁浮浮舳艫熙熙負載曉色迎
塵宵光卧水全開月勢盡起龍身三時載績萬禩延恩
齊彥槐豐樂橋成作詩紀之鳩工猶是賑餘錢父老功宏到
濟川鄭國輿乘非善政滁州亭起怡豐年更無蜚鴈號中澤
長見垂虹落遠天此日改名
聊紀事休將折柳擬前賢

樂梁橋

寺橋

吳家橋

三橋跨望亭轉河俱道光九
年里人趙漢侯募捐改建

阿奶渡橋

舊有渡康熙六十一年僧悟塵募建石梁乾隆六
十年圯仍設渡案悟塵俗姓陸泰伯鄉陸澆燭巷
人相傳欲往蠡南至此喚渡登舟無錢渡者索不已許以異
日償之不可遂渡回北岸陸臨水誓曰余必使爾不渡而後

已因祝髮為僧四方募化越數年而橋成成之日施者雲集置酒燕會僧對眾大笑而圓寂矣

吳憲德壬寅端午日悟塵上人募建阿奶渡橋落成喜而有作詩湖波浩淼久無梁驅石誰能濟此鄉鵲架三秋雲四合虹飛一道水中央暫將開士浮杯涉頓免行人喚渡忙喜極正堪酬令節紅榴花下醉蒲觴

新橋 一名廣濟橋康熙初鄒家琬建家琬家故近蠡河河口設渡舟當夜晦奸人乘機行劫行者苦之家琬為建石

梁南塊屬長洲今圯仍設渡二橋跨蠡河邑志俱漏載案康熙邑志橋梁志泰伯鄉下莊橋注跨新橋浜新橋之名始見於此據此則是橋在康熙以前已有之矣未知何以不列於志又考沈德潛長洲縣志縣境圖蠡河中有橋三在柵口者曰柵橋其二在河中不注其名橋梁志亦漏載惟蔡氏梅里志則云阿奶新橋二渡今俱建石橋行者無褻裳之苦其時正雍正初年也

梅里鄉 今入北延下扇泰伯下扇兼跨南延下扇

永安橋 宏治邑志在隆亭

富疑 誤

迎福橋 萬麻邑志二橋在東亭俱學士華察重建作迎

莊橋 萬麻邑志學士華察重建今額曰雷春橋

新塘橋 宏治邑志跨塘萬麻邑志學士華察重建國朝乾隆五十年陳翼虞過振揚重建

鴨城橋 宏治邑志在鴨城北乾隆邑志云元明邑志俱有不註建修年嘉慶邑志云跨信義瀆非

鴨城新橋 萬麻邑志云舊有渡嘉靖中里人華啟元募建石梁隆慶中學士華察修乾隆邑志不載

石埭橋 跨九里河通常熟 許巷橋

蠡埠廟橋 跨許巷浜 瑯琊橋 萬麻邑志跨琅瑯瀆口在江陂橋浜東坊前

西街 石塘橋 載康熙邑志後邑志削之非

盧其橋 亦作羅圻二橋跨瑯琊瀆 張公橋 宏治邑志跨夾蠡河元天麻二年重建 國朝

康熙五十八年嘉慶十年相繼重建

坊前橋

毛道橋 嘉慶縣志二橋跨夾裏河
冷村橋 萬縣志已上二橋舊俱木梁學士華察改石

宋公橋

陸國橋 一名六谷

房廊橋

福塘橋 宏治縣志通張公橋萬縣志華氏改石

積善橋

萬縣志章孟祥建

東蠡橋

西蠡橋

坊橋 宏治縣志云宋有酒坊在焉故名與梅村橋並跨伯

瀆 案宏治縣志有坊橋無坊前橋萬縣志始二橋並載疑即一橋也

杪木橋

嘉慶縣志

岳沈公橋

夏家橋

嘉慶縣志二橋奚山西

下莊橋

南房橋

以上五橋載嘉慶縣志

版村橋

宏治縣志入上福鄉

莊橋

嘉慶縣志四橋奚山南自岳沈公橋以下俱跨周涇

周涇橋

康熙縣志入新安鄉註一名將軍橋嘉慶縣志改入梅里鄉註跨周涇河

犁尖橋

萬縣志入延祥鄉作蠡尖橋學士華察修嘉慶縣志周涇河口康熙中蔡家楨建案奚山洪舊名周

涇南出犁尖口錫金縣志外知有運河入裏之周涇而以縣志為誤殊為失考

鄉士良橋

蘇團橋

二橋載嘉慶縣志

破塘橋

東西二康熙中改木為石梁東橋乾隆中泰伯廟道士曹峻修

梅村橋

宏治縣志南有泰伯廟與坊橋並跨伯瀆咸豐九年五月圯易木

毛塘橋

宏治縣志通延祥康熙縣志作茆塘注在犁尖河東舊時三接長版雍正初改三接大石添釘椿柵光緒

甲午捐
資重建

垂慶鄉

舊名垂拱今入南
延下扇兼跨上扇

潭塘橋

載宏治邑志注在埃
山西後邑志俱失載

馬橋

載宏治邑志
國朝道光十四年重建

廟菴橋

本名慶安橋北
趾有祈福菴

胡堰橋

明宏治開錢孟濬建
宏治邑志通蘇州

甄橋

宏治邑志通蘇州宏治開
贈工部員外錢孟溥建嘉

靖開學士華察修
國朝咸豐二年重建

坊橋

載嘉慶邑志作方橋
對大橋口接長洲界

張塘橋

明宏治開錢孟清建
宏治邑志通馬橋

小張塘橋

跨小張
塘河

三孃子橋

在分龍尖地
名三黃子

大通橋

載萬麻邑志宏治開錢
孟潤建正德八年重建

荻澤橋

邑志作狄澤亦作翟澤非
萬麻邑志作狄宅華察修

塗林橋

明宣德開贈戶科給事中華守莊建
宏治邑志通常熟萬麻邑志華察修

駱婆橋

明邑
志無

薛司孃橋

康熙邑志
作薛司橋

丁公橋

二橋並
跨伯瀆

界涇橋

宏治邑志
長洲分界

香花橋

跨界
涇

後楊橋

在楊墓西北載康熙
邑志後邑志削之

世家橋

宋常州通判楊航墓在橋南宏
治邑志入泰伯鄉注在楊墓

雙版橋

楊氏世居東西有二
東橋北北有三官堂
西陳橋
載康熙
邑志

延祥鄉

舊名追祥歸德併入今入
南延上下扇北延上扇

蘇舍橋

蘇舍蕩梢宏治邑志
作蘇舍塘橋通蘇州
福華橋
萬麻邑志
華仲諳建

楊巷橋

萬麻邑志華仲諳建學士華察修
國朝乾隆
開華啟槐重建三環工緻如繪橋額曰中安

劉團橋

蘇舍蕩轉北萬麻邑志華守敬
建贈兵馬司指揮華燿重建

斷塘橋 劉團橋北載 萬麻邑志

東橋 斷塘北西莊浜口俗呼 趙家東橋今改承先橋

積餘橋 俗訛鯽魚東橋 北杜莊浜口

應隆橋 積餘北

徐充橋 一名徐冲亦作齊聰應隆北 二橋康熙邑志入上福鄉

昌浦橋 康熙邑志 作菖蒲

曹墓塘橋 宏治邑志通太平橋 自劉團至此俱北出

宛山 所經

桑園橋 浦俊德倡 建石梁

旺家橋 萬麻邑志作王家橋華允和妻蔡氏建學士華察 修 國朝康熙中贈揚州府教授浦長發重建

朱舍橋 宏治邑志 通鴻山

盛橋 以上十橋鴻山 東北前礮里

新橋 鷺肫蕩口萬麻邑志華仲諳建學 士華察修 國朝華進思重建

湖橋 萬麻邑志承事郎華 煥建今稱老湖橋

旺兒橋 西有明徵士華 貞固先生祠

通源橋 一名大 奶橋

延祥河橋 萬麻邑志華仲諳建 學士華察修 國朝

乾隆五十年 華公弼重建

黃塘橋 載萬麻邑志 國朝乾 隆五十四年華汾重建

馬涇橋 載萬麻邑志 國朝嘉慶十六 年封內閣典籍華瑞清重建

義盛橋 萬麻邑志作倪盛橋注華守 吉建 北北有漢壽亭侯廟

張馬橋 蕩口西載 萬麻邑志

謝球橋 謝球 蕩東

東西二濠橋 載宏治邑志 跨濠湖口

曹家橋 斷塘東行 入鷺肫蕩

司家橋 萬麻邑志學 士華察建

廟橋 萬麻邑志學 士華察建

陸皮橋 嘉慶邑志六橋在 謝蕩北錢之間

東莊河橋 萬麻邑志學 士華察建

馬家浜橋 萬麻邑志學 士華察建

翰林橋 萬麻邑志學士華 察建在甘露市中

皮橋 當作泐橋在甘露東載康熙邑志

甘露市橋 萬麻邑志學士華察建在甘露市中

蔡橋 在甘露市北

蔡師橋 在甘露市東

師姑橋 在甘露市北宏治邑志舊有善智寺唐乾符元年建舍比邱尼後徙於城中金匱山西

唐巷橋 在甘露市西北康熙三十年乾隆十年兩次重建其地在唐時名前王村

虹橋 在甘露市內

永安橋 跨濠湖口七橋俱載宏治邑志蔡師以下嘉慶

邑志俱失載

東橋 萬麻邑志封官華謹建

宅圩橋 萬麻邑志封官華謹建

上福鄉 今入北延上扇

外莊橋 伯瀆分龍進北港口今廢

西城橋

馬蹄橋

唐賈橋 萬麻邑志入延祥鄉注學士華察修 國朝咸

豐九年重建三橋俱外莊進口直北

巷西橋 轉東

孫家橋 又東出旺家桑園等橋下宛山蕩今名僧伽橋乾隆五十四年重建西為一葉禪院

陸佩橋 明陸佩建佩字守齋居嵩山之東邑志作陸倍非

周童橋

塘西橋 三橋跨走馬塘

西安橋 明萬麻九年

中安橋

太平橋 三橋並跨九里河東梢宏治邑志云在華巷

九里橋 明隆慶中贈刑部主事華坊建東西二橋埃山東南向無腹裏關柵權使海保始於內河釘立夾椿柵座

十餘處此亦其一宏治邑志跨太平河

大成橋 盛塘河宛山口

關橋 舊名昇平橋出口即宛山蕩
乾隆三年里人周康侯捐建

浦起龍重建關橋記瀕宛山蕩之西重建關橋成周君康侯介余宗老有常持舊石刻來學舍求為記周君者與張君奕韓協輸重資以始事卒事者也石刻出橋之腹文陋不足述然所志橋之名曰昇平造者曰曹塘周詢置石之年曰宏治重光大淵獻蓋明孝宗四年辛亥也余聞橋舊有關故名關廢置宜猶在明孝宗前石刻皆不詳不知昇平其故名與其關廢為橋而易是名與文直云造者周詢也其先未有至是始有之與抑今問之土人又何以莫舉其名與地當湖泊出口無錫常熟兩邑之所交斷垠支汊盤迂走集之所望而涉橋據其衝宜非始自近代者予早歲嘗流覽縣志撥棄既久臨文失據老學遺忘行自愧也乃周君者起二百年之後慨此橋之就圯毅然撤而新之撤得石刻而心益喜自賀舊績新功後先相望於其門一成再成為不偶然也周君論事切近有主本以節瑟顛壹起其家不及中人之產然里有興舉必身先而身竟之關橋之議修也久未有應者周君沈吟計費料歲入幸可半給遂走吳門倚其半於張君張實華產舊

同里與錢通以故能力致之竟潰於成嗟夫席豐者重閉積嗇者厚施是可以易天下之所難而起百為之坐廢者矣夫事至則議論費人合則觀望多局張則時日需工久則願力懈往往而是國家下一令曹分慮渙傳相咨商動經歲月卒於輟議而止故朋興之謀姑待之情狀皆足以挫勁氣而撓直情今周君之於此橋也盡氣以徇得助而志不貸宜其應念而副可為當事効功者法也吾家有世墓及吾弟舍田為菴並追橋趾而橋之舉吾兄弟不能而周君能而張君者近又為余置奎閣於蘇之郡學俱於余身有賴若償其宿負焉則書其事者唯予宜且以橋記為閣記之導亦唯予志也石材之費二百幾十兩有奇工食之費幾十兩有奇總三百幾十兩有奇其成以乾隆三年某月予諾而記之六年八月也芙蓉塘橋 跨盛塘河一名芙蓉塘塘廣十餘丈舊時版橋瓦五屬屬皆二丈許乾隆二十六年陳鵬起改建石

梁宏治邑志
跨走馬塘

慶安橋 安鎮山
涇河

山涇橋 二橋載嘉
慶邑志

呂巷橋 宏治邑志跨延祥
大河今邑志無

杜家橋 宏治邑志通延 祥今邑志無

景雲鄉

保安寺橋

冷瀆橋 跨冷瀆河

仁濟橋 一名顧橋三橋 宏治邑志載

尤畱橋

大安橋 跨回溪明嘉靖中 尤悅妻系氏建

洞橋 跨回溪

青石橋 洞橋 東

白兔橋

王公橋 跨十里 鋪河

百千瀆橋

王莊橋 百千南跨 王莊港

新橋

江陂橋 一名江溪明華察建 四橋宏治邑志載

學士橋 伯瀆塘轉北口萬麻 邑志學士華察建

廟橋 案康熙邑志景雲鄉有兩廟橋一在東門左有信郎大王廟一無注載江陂橋下當是異橋同名後邑志削之非

浮橋 載康熙邑志 後邑志削

後宕橋 跨周涇載康熙邑志後邑志削之非

伯瀆橋 跨泰伯瀆港口萬麻邑志學士華察重建 舊

有浮柵 後撤

驢橋

羊橋 三橋並跨伯瀆 載宏治邑志

津渡 附

柵口渡 望亭 柵口

馬王浜渡

沈瀆口渡

方家浜渡 康熙邑志作方家渡 嘉慶邑志誤入無錫

宅基浜渡

薛家渡

新安渡 宏治邑志在新安鄉元延祐五年沈某勑橋廢渡今橋廢仍設渡

蔡王親渡 俗呼蔡王村 下田橋渡 九河並

曹家渡 楊家渡 邑志未載

阿奶渡 乾隆邑志 華長渡 邑志未載

新橋渡 乾隆邑志 五渡並在蠡河案阿奶新橋二渡乾隆庚午始入邑志然其時二渡俱建石梁為常熟漕運

所經要道橋之高廣不亞龍匯乃棄而不載反載其渡誠不可解今二橋已圯仍前設渡故兩存之

蔣義渡 在張塘河舊有橋名垂慶年久頽廢乾隆四十五年設渡旋置工食田八畝以為義渡道光十二年復建

屋兩楹於河之南以居操舟者咸豐末遇亂渡廢屋亦被毀同治四年里人公捐重建木梁其田仍貯錢氏義莊以備修葺之費邑志未載

今名平濟橋

泰伯梅里志卷三

東院道士許均鑄覆校

泰伯梅里志卷四

江蘇候補知縣署金匱縣知縣禎字後裔保山吳 熙編輯

邑人 安起東 原稿 邑人 過鑄 參訂

浦傳桂

劉繼增

泰伯廟住持上清宮提舉許巨楫校刊

陵廟

泰伯墓在皇山西嶺 載江南通志 冢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南徐

記泰伯宅東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皇山即今鴻山皇覽

冢墓記泰伯冢在會稽吳縣北梅里聚去城 謂故吳城 一十里晉

咸和中殷師為晉陵太守表其墓置守冢一家明王文恪整

作廟碑記未及細核乃云無錫板村有邱隆然即認為泰伯

之故封失其據矣宏治十四年里人楊文建亭表之天啟三

年里人華允誠重立墓碑 國朝康熙十三年邑令吳興祚

重修山廣五百畝多木石環山之民蹂伐殆盡雍正四年邑

令王喬林勒石永禁禁山碑亭在石圍牆東亭圯一碑兀立村童以小石從下仰擊其額輒作磬聲

不中者誤投碑字遂多損壞乾隆二年給 帑修葺邑令王允謙更建亭

堂墓門二十五年邑令吳鉞修之嘉慶二十二年邑令齊彥

槐里人華瑞清重建享堂墓門築石圍牆丈得實存墓地十

八畝六分六釐墓外隙地十畝八分四釐舊時墓亦有廟其

興廢無可考蔡氏志載漢唐時墓廟規制未知何據司馬氏

德長集宋紹興間承事司馬宗召與同里李正達楊粹夫倡

議建廟表以豐碑孫覲撰文今亦無攷

明楊文泰伯墓碑記泰伯遭商周之際以讓德逃之荆蠻寓無錫之梅里號勾吳東南抵浙西北抵江方千里之間古謂之三吳者皆以霑化而名也梅里去城三十五里自伯瀆之陰曰梅村蓋伯居在焉瀆名伯相傳以為由伯而鑿是也伯歿葬鴻山之西嶺去梅村地五里今鄉人所指吳王墩者即伯墓也山以鴻名謂漢隱士梁鴻居於是而前此不稱鴻而稱皇亦以伯故也蓋世變時移之後古蹟混其名實幾於泯滅而不傳者豈獨一吳泰伯之墓哉縣故有廟春秋奉祀寢久棟漸撓堊漸毀宏治戊午令尹姜公文魁以名進士初任有事乎風化也乃從民所欲即梅里之村作新廟以崇厥祀使讓德之光復顯於故里既又念其墟墓凌夷不有以識之則人將不知所謂吳王墩者為誰也適文歸自太學乃以謀

之郡守連公盛貳守李公渭協心力以經營之勅建一亭表於墩小具體制固以瓴石計可垂於永久實與作廟之意相表裏由是愚夫愚婦皆知吳王墩爲秦伯墓矣嗚呼讓人道之所先也始伯之逃止於遜國終以成有周之王業又泯其所遜之迹民無得而稱焉故孔子表之曰其可謂至德也已蓋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伯也三讓其固有之國而弗取於商則爲盡義於周則爲盡仁用是以開後世遂有壽夢季子之賢荆蠻一變而爲諸夏伊誰之力歟考秦伯之逃荆蠻實與仲雍同竄雍寓蘇之常熟墓在虞山伯仲事同而德亦同也 高攀龍秦伯墓碑陰記吾邑之鴻山古所稱皇山皇山有秦伯墓南徐記及聖賢冢墓記同其爲秦伯墓審矣蓋梅里平墟爲秦伯端委之地皇山爲歸藏之地兩地並重今梅里廟貌肅穆而皇山草茅榛蕪邑之人往來於此者不知其爲山其爲墓指點疑似樵蘇畜牧且狎遊而穢踐焉於大聖人墓宜然乎萬厯之季紳矜始謀立碑而表之旁爲屋以居道者禁樵牧而憩往來之伏謁旣立石欲予記其事於碑陰余惟茲土古所稱荆蠻聲教不通於上國秦伯至止而東南之文明始闢今且擅宇內之英華而上國莫及焉則

是至德之聖讓天下而逃不之於名山大川不之於長林浚谷而之於荆其之於荆也不之於三江五湖不之於幽巖絕壑而之於吾錫之泱莽平墟豈其無故耶況乎臨於平墟墓於茲山相去不數里而遙若其有擇於茲者又豈其無故耶錫之士可思矣之於荆而東南之文明甲天下之於錫而錫之文明不當甲東南乎錫之士可思矣夫文明者非文辭藻績之工已也紀堯者曰文明紀舜者曰文明則文明可思也堯之文明曰親九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聖以天下讓者在父子兄弟之間則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聖人以父子兄弟之間讓天下而不顧世之人乃不免以簞食豆羹爭於父子兄弟之間而不恥若是者尚可稱錫之士而過梅里之墟皇山之埜乎人人思而恥之而父父子子兄弟錫之文明甲天下矣 國朝吳興祚秦伯墓碑記周有天下受之於殷傳八百有餘歲秦伯讓國逃而之荆無尺土之基所居成邑遂起勾吳至於今三千三百有餘歲自伯以來擅位號有天下者不可勝紀皆已不得名其故居惟勾吳一彈丸地猶得名之曰秦伯之里嗚呼是蓋六國之所不能侵而秦皇之所不得併者也嘗試推之古今之所可欣可羨可守

可傳而不能忘於心者多矣吾觀泰伯之心皆擴然而無一
 有而其所所有者僅此忠孝之性受之於天以為人造次顛沛
 不可以貳值時之阻則旁行異志冀一遂焉譬如水之百折
 而必趨於海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及乎所至之地義而歸之
 奉以為君遂能立國啟土龍旂介圭傳數十世蓋亦忠孝之
 理自不泯於天壤耳當其逃之之日志豈及於此哉語有之
 聖心如水清日明嗚呼所以為德之至也伯有廟在梅里其
 墓在皇山南徐記及聖賢墓記皆同非若史遷所稱箕山有
 許由塚滅沒恍惚不可徵信又非若虞舜崩於蒼梧大禹葬
 於會稽遠其國都而離其人民者比也則以吳民而修伯之
 廟若墓譬如以子孫而修其始祖之廟若墓宜乎歲歲從事
 而勿怠也乃明季以來自姜尹文魁倪君程華公允誠而後
 無有過而問者小子與祚黯焉傷之已酉歲嘗修其廟矣今
 墓道之閒荆榛叢之樵牧遊於其上邑諸生錢法等以告念
 與祚裔也又官茲土其何能辭爰以俸錢供掃除之役邑人
 助之自癸丑歲某月經始畢於某月建碑以誌久遠後之讀
 是文者深思三千三百餘歲不替之故而以伯之心為心則
 伯之垂教其猶未遠也夫 泰伯墓田碑無錫縣正堂吳為至

治化爭為讓捐田好義可嘉等事據生員顧宏訓等呈稱三
 吳文教從泰伯讓王而開錫邑梅里其端委之區鴻山乃歸
 藏之地馬鬣故封淪沒荆榛久矣欣逢父母老師臺政成之
 暇捐俸鳩工修復舉百代未行之曠典樹千秋不朽之鴻模
 但聖陵雖經整葺胥蟹亟需祭田茲北上四十四都一圖義
 民倪馬德有業字七伯三十七七伯三十八二號其平田七
 畝四分因呂明冒收致訟曾奉明審令原賣華端給償兩造
 原價以杜爭端而德向風慕義不願得田并不願領價願將
 此田為伯墓祭田永奉萬年俎豆訓等俱為踴躍切念恥爭
 樂讓誠師臺美政革心之實效也伏乞准行申憲勒石垂諸
 無窮等情前來據此為照捐田助祭乃士民好義之風誠可
 嘉尚准如所請為此合行申憲捐糧永作祭田以垂不朽須
 至碑者康熙十五年正月文林郎知無錫縣事陞授行人司
 行人加二級三韓吳興祚立 義民倪馬德勒石羽士張太
 元等掌管 王喬林書泰伯墓禁山碑亭鐫名石泰伯以天
 下讓吳民君之卒葬鴻山五百畝多木石之殖環山之民
 蹂且伐之無完土攘利偪聖狂為故常法不可後或曰天下
 不足有五百畝何有奮臂以與人爭捧手而奉其所讓伯誠

有知必不受伯以讓今以爭於至德之義宜若無處然嗚呼
韓子曰是自比於賊亂飾淫辭而助之攻也夫遺體魄蔑如
者墨道也恣睢攫利聚黨賊聖無忌憚蹠徒也諺曰欲投鼠
而忌器一器之投尚猶忌之況聖人乎伯於鴻山靈爽是憑
踐之穢之戕敗之顧曰無傷可乎讓足以化三吳乃五百畝
而以叢貪乎然則蔑且攫者為墨道為蹠徒起而爭之者必
為仁人為誼士為其不知讓而爭之與於讓者也卒皆斂手
交讓而去之是與人為讓者也喬林令金匱之明年大中丞
元謀陳公奉命撫吳又明年丁未伯之鄉有君子曰楊君
大猷蔡君家正浦君起龍司馬君毅走吳門以泰伯墓禁山
請公即時飭行檄縣董厥事碑以永之備鑄牧牛打石情跡
并禁條於石以警來者夏五月喬林祗謁墓下規左方以植
碑碑翼以亭又五越月竣事碑之崇丈有三尺廣殺三之二
亭以方計丈有二尺均其崇又贏四之一凡糜白金百七十
兩有奇時則揚君物故戴厥事者君之弟綸暨三君子者也
禮三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崇伯於錫有先河之義焉吾金
分錫之半適全有伯之鄉喬實首得之又遇元謀公以名進
士開府吾吳尊聖勵俗大愜眾請而喬得効毛髮之勤於伯

之墟以無負風塵一出入地相遭之會可不謂厚幸歟亭既
成諸君請文其鐫名之石喬樂夫禁之行而山以得完也伯
之化其未已也夫信乎爭以成讓者夫凡功於是役者以勞
以貲例竝得書雍正五年孟冬錢塘王喬林題 吳錫麒梅
里重修泰伯墓碑夫潛虬矯跡神泯於無稱拙魄示冲體貞
於三讓是故瓢棄之士甘沈淵而不辭屣脫之君迫燠穴而
無悔身將隱矣焉用文為豈有陟降在天戀以柏以松之樹
歸復於土計若堂若斧之封者乎然而許由之冢見表於龍
門季札之碑獲題於尼父惟其寄情冲漠息影軒冕只此一
抔之託彌感千秋之心而况君父為大庸行敦其再三神靈
不渝世家列之第一如無錫縣梅里之泰伯墓者至德丕著
涓風載揚霸業創於支孫王禮申於異代我朝追維潛曜
用沛殊恩特賜帑金俾修元壤屬以日月既邁榛芳易
滋邑人蔡維鈺等仰體皇謨藉安神漠乃於嘉慶乙丑某
月重葺治之將刊貞石以闡幽光禮也說者謂翦商之志詩
言有徵改元之文後事可觀伯預料征誅之局隱示揖讓之
風欲使殷土常留亳社無屋是則採南蠻之藥何異歌西山
之薇其心則濱海之逸民其跡亦遁荒之王子也不知當日

者朝方走馬居且契龜甫脫干戈粗安疆理乃謂棄國於來
 攻之狄而轉生心於服事之商有是理乎況使賢君代作頌
 上中興元子受終爭無太史則撫茲九有荷其百祿商罪何
 至貫盈周命豈容末受伯固無此深計也伯亦罕此前知也
 惟是西顧之眷在於明德王業之興決之聖瑞既已心惟帝
 度武待孫繩伯身處青宮目遊黃屋同是吾君之子敢私天
 作之山一旦勉爾遁思成其高蹈喆仲偕往皮冠永襲論體
 志則為孝言守節則為忠不必狗讓商讓周之名并可息立
 長立孫之議飄然長往無得而稱焉然而遐陬避跡荒服僑
 居逋孰能臣歸還如市襁屬而至吳趨習為土風端委而臨
 周禮恭其祖舊萬世以之貴斯謂至人後代莫能希是誠大
 讓宜乎高山仰止獨行欽承一篇次第乎魯經二等尊崇於
 史表也在昔陵名下馬實為董相之墳地扞採樵重其展季
 之壟若伯也協靈緯曜陶化宇宙而乃周京永歎難期五世
 之歸變水相望已憾前和之齧若復元堂璧墜石室蕪平固
 知神罔怨恫毋乃民增愴惻也乎茲者徵求故聚合耦平墟
 挈畚令糧荷甬從事崇封七尺踵麋豹於前守冢一家繼殷
 師於後山陵之兆應乎歸藏宰木之增固其風氣因求紀實

用敢摛文有玷豐碑藉松楸而掩拙自慙後裔過墟墓而生
 哀云爾 秦瀛重修秦伯墓碑南徐記稱秦伯宅東九里有
 皇山秦伯所葬地皇山即鴻山其地為無錫古梅里今析隸
 金匱縣山去縣城三十五里舊制冢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
 步晉太甯元年詔祀秦伯用王者禮殷師為晉陵太守嘗表
 其墓置守冢一家唐宋以來興替無可考人或相傳為吳王
 墩明宏治間國子監丞楊文作亭表之無何又廢萬厯之季
 邑人有事興舉忠憲高公為文立石康熙中 聖祖時巡江
 浙親題匾額揭諸廟乾隆二年復奉 特旨頒帑修治增建
 饗堂墓門我 國家尊禮往聖推崇至德厥典茂焉今嘉慶
 戊寅已八十年金匱令齊侯謁墓見墓荒穢謀治之先釐其
 界址而後從事鳩貲召工共糜金若干兩有奇規制加廓閱
 數月告厥侯親致祭聿觀厥成粵惟秦伯三讓天下民無得
 稱孔子發微闡幽而秦伯之所以讓者卒未明言之後儒注
 釋遂多穿鑿讓商讓周紛如聚訟要之孔子一稱周之德一
 稱秦伯之讓有周數聖人知天事天其心事不獨文王與秦
 伯無以異即太王季歷武王亦與秦伯文王無以異而釋者
 謂太王有翦商之志秦伯不從夫詩言實始翦商乃太王肇

基王迹之謂不從云者亦謂秦伯犇荆蠻不從侍太王寢膳而非謂不從翦商之志也余故不具論特以吾邑習尚澆漓日遠於古仁讓之風邈然忠憲記中已有慨於人心風俗之衰方今士大夫貪利忘義天倫骨肉閒貴侮賤少陵長錐刀之末動相詬厲流失敗壞更有甚於忠憲記中所云者侯之爲治更化善俗思有以革其涼薄之行後之人仰 聖朝之盛典緬平墟之遺跡亦當於侯是舉有所觀感於無窮也侯名彥槐婺源人己已進士由庶吉士改今官墓縱橫修廣丈尺與夫添置旁舍及種植松柏之屬宜見於侯自爲記勒諸碑陰辭曰於惟秦伯端委治吳梅里啟疆古稱平墟宅斯葬斯皇山之陽孔碩孔廡有堂有皇久而弗治乃卽於荒豐草蕪芴我心曷降我侯蹙然爰舉是役是究是度是畚是築釐彼疆土禁彼樵牧山陵崇隆鎮是巖谷告成于伯伯其歆只潔爾牲牢噉爾酒醴惟侯之誠妥靈揭虔桓碑有屹於昭萬年 錢慶曾秦伯墓銘并序夫勲垂百代爲而不有之謂至利啟遐荒安而不知之謂德在昔渾噩狂獠之世經綸草昧之初巢燧起化於石婁羲炎揚風於宛阜元律以有熊開國青陽以甘泉論都莫不裁成中夏挺桐萬萌顯開物冒道之

能炳通變宜民之術而坤輿載造尙缺常羊之維乾度耀靈未輝女牛之次問誰綱維要服斟酌元樞被雕鑿以衣裳革侏儻以文教乎則昔秦伯開吳之功爲最烈也溯自天作高山帝增式廓策杖恢遷岐之迹揭甌懷辟狄之仁圭瓚未炳夫雄圖溲牢已彰其聖瑞兄終弟禪雖創天家廢嫡立支恐淆世系伯迺隱窺父志詭託遐征殊若水之降居等墨台之偕異鴻冥東國豹隱南山履千乘其如遺寶三讓而愈抗卒至季正青宮文膺蒼籙服事成三分之局會同集八百之勲稽古者咸歸美於潛遜之儲矣而不知伯蓋大有心於吳也帝命作邦作對固宜競爽東西德竝克長克君何用顯區夷夏蓋自白阜度地海疆已隸中邦高密成書維揚卽鄰徐土貢金作牧蕩瑤特進於島夷執帛致神共球且聯乎大越乃版圖雖拓謠俗難孚巨壑交波競鱗身而龍子防風後會併鯁命於鯁人何文命之覃敷尙鳴音之未革歷天乙之獻令徒鮫殿以來王意者山川阻深奮興之主乎伯則謂五德迭運繼子者定在蒼姬九州攸同濱海者莫非王土與其懷西戎舊壤作子氏小侯何如率東海新民爲波臣君長與其纘已成王業而翦彼商郊何如闢未變蠻風而雄茲荒服且黎

回高陽後也嘗司祝融首食斯土無余少康庶也先封漚粵
可比其鄰蠻夷固僻陋乎而文物以紀之斷髮即旒冕也聲
明以發之文身即絺繡也觀其與傳言曰至人不君一世萬
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萬代以之貴不可見泰伯去國之心哉
然而周禮方輿殷彝替春秋蒲穀且顛倒於冠裳日月戈
矛將憑陵乎江漢伯於是大興版築城彼平墟事起登馮經
成不日濬具區之水利人樂耕耘通梅里之支流地除旱潦
由是外梅克靖內憂不興農桑之治上繼思文撫讓之風下
延子札然後歎征戎賜履季以纘述開七百之謨賄璧刑金
伯以創造縣廿五之祚而向之詭言采藥匿跡奔荆者箕頽
末由測其宏隨光適以彰其褊也已在位四十九載治成達
化委和告終視此東皇用藏器服山連虞仲海畔之雲遠迴
墓接梁鴻閭闔之風自起馬鬣僅封以衛柳魚腸甯藉乎同
棺羣臣之陪葬無聞嬪匹之從亡不尙雖復貿遷朝市縣歷
星霜姬籙之寶鼎屢遷吳苑則湛盧大去而卑宮雖鞠猶存
周室之封靈汲長湮終想瀨鄉之登寢廟奕奕儼刻梅而丹
楹松柏九九遂繚垣而彌阜是則漢臣著史列之世家魯論
名篇感乎至德服神畏教千年崇儐豆之儀炳日照星萬古

鬱摩崖之字豈獨典隆漢代記存縻豹之文樂錫晉年詔飭
臯孟之爵永初則製讚四言天聖則頒出百頃已哉爰為銘
曰元黃既分滄澆斯剖畱畫井區內華外醜神明迭興聲教
伊後孰闢荒屯而宰迪牖嗟伊至德炳靈岐陽撝遜外假亭
毒中藏銜書表瑞主器投荒承家志左開國謨長惟此勾吳
古隸揚域納漢吞江晨潮昏汐蛟蚪像身鯨鯢鏤質穢腥彰
聞風雅靡洽繫昔崇禹巡行會稽書探宛委使告蒼夷楯櫓
轍徧玉帛雲馳戮慢威肅貢琛俗奇至人慨然力圖丕變化
馳若神風行如電溥利耕蠶禦侮攻戰地擴荆疆城峩蠻甸
黔黎斯富禮教聿宣侔姚鄧聚等箕朝鮮魚鞞習革鳩舌音
遷裔延倭土澤覆象賢上國通盟公子觀樂奔命荆疲爭長
晉辱霸定後勳德歸前躅有開必先無往非復功成脫屣歸
真靈山前岡後道柏茂松蟠周廬不設四衛無環峰低培塿
地蹙彈丸東睇虞墳南通禹穴海甸雲遙黼黻樹直精靈徘徊
烟霞參疊萬古衣冠一抔魂魄幽宮鬱岫新廟凌岡鶴棲
桂棟蚪盤杏梁丹朱像設守衛緇裳懷德酬績瑤瑱椒漿
案舊志載縻豹記一篇不類漢人文字故不錄
宋許衡泰伯墓詩默承先志入荆蠻至德無稱意自閒八百

開基繇世澤萬年遺教在人閒巍峩廟貌新梅里蝌蚪龜文
 煥玉山每遇春秋霜露降却思瞻拜啟雲關 王肇基清明
 日遊泰伯墓詩生居讓王里未拜讓王墓至德千載垂高風
 邈難遡之子挈我行整肅衣冠赴臨眺境悲涼弔古傷孤兔
 纍纍荒塚閒棲鴉更無附崖石雖崢嶸冥頑復何慕感歎念
 流風澆漓亦已固士女何紛然踏盡清明路 國朝秦松
 齡詩蠻方遺澤崇新祀至德豐碑樹古墳獨以一抔存肅穆
 漫勞三讓說紛紜監觀西土非無主文教吾鄉幸有君一自
 奠拜尊大禹千秋功德兩人分 嚴繩孫詩讓皇墟墓草甍
 甍自昔文身忍自堪天意可能無伯仲人文從此在東南樵
 蘇已解當年禁伏臘都非近俗諳遷史世家空第一更無碑
 版卧煙嵐劉雷恆詩玉魚金盃思悠悠誰重皇山土一抔
 曾憶世家傳太史況從至德表尼丘雲凝故宅銀牀冷月落
 平墟碧樹秋讓國更推吳季子應知高節自孫謀 顧景文
 詩皇山斷蠹豐碑卧再拜重尋古棘門豈有衣冠藏冥漠尙
 餘弓劍禪乾坤天空祠廟蛟龍入歲晚郊原雨露繁陵寢只
 今俱寂寞一抔誰竝讓王尊 蔣遵路詩神禹開天奠此疆
 讓王繼至蠻蠻方會稽遲霸興於越吳地高風自有商梅里

邑居傳百代皇山碑版照吾鄉古邱遙望安陽塚報賽村人
 伏臘長 陳端聲詩勾吳舊俗本荆蠻採藥雷踪竟不還三
 讓高風輕社稷千秋荒塚蠹皇山商周衰盛身名外君父尊
 親伯仲閒箕穎首陽難竝德一抔終古莫躋攀 顧貞觀詩
 廢郭平墟不可追百家守塚尙纍纍祠荒梅里瞻遺像路遠
 皇山識舊碑藥到處生原共採髮何年斷至今垂茂陵玉杖
 人間物幾度亡羊火重吹 李崧詩三讓成周業東南文教
 開勾吳冠中夏陵寢仰崇臺古道不復見斯民良可哀空山
 聞落木清響自天來 楊芳燦詩弟兄採藥遯南雲從此幽
 岐失長君力闢天荒屯虎落身居水國刺龍文蠻風輕趨雄
 千葉帝業從容讓二分終古高
 名銷不得山靈長為護荒墳

泰伯廟在梅邨泰伯瀆上

載江南通志

梁劉昭續漢志無錫縣東皇

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舊宅井猶存臣昭以
 為卽宅為置廟太平寰宇記泰伯開瀆以備旱澇百姓利之

為立廟於瀆側咸淳毘陵志泰伯廟在縣東五里臨泰伯瀆

今廟在縣東南二十邑志宋元祐七年詔以至德榜於門王

餘里疑宋以後徙此積錫山景物畧云泰伯封號宋元符三年封至廟隘而圯明

德侯崇甯初改封讓王國朝封吳泰伯之神

宏治十二年邑令姜文魁重建大殿寢門立石表置祭器列

入祀典有司春秋致祭從耆民華嵩等請延高行道士許元

善住持守護有宏治年無錫縣帖諭一道藏廟中東院今尚

東嶽廟為華存按元善字一鶴明成化十七年出家於丹陽

用明弟子萬厯二十四年里人倪理天啟開邑令吳大朴

相繼修葺國朝康熙初邑令吳興祚三十年里人蔡鶴齡

再葺之五十七年朱憲枝等具呈撫院免廟基祀田稅乾隆

三年邑令王允謙請帑重修嘉慶二十三年邑令齊彥槐續

修道光二十九年住持道士張曜再修曜字廟自正殿後有

玉皇殿舊名祖師殿再後為關帝殿再後為住持祖堂其左右分

東西兩院東院有三讓堂尊德堂左為大夏堂慈儉堂前為

古吳社廟舊稱讓王小殿西院有德洽堂采芝堂大樹堂寶珠精舍

隔凡樓皆守廟道士所居咸豐十年燬於兵火僅存大殿及

廟門住持道士東院戈培字逸西院許日新字念既修葺殿

宇復各自興復舊院玉皇殿培任之關帝殿日新任之廟中

住持自元善以下如陳煥章字倬曹峻字維陳韶字舜錢鈞

字引 華宗彝 字汝 錢燦 字玉 錢鎬 字竹 華乾 字雲 陳敬 字亦

皆道行精潔或禱雨祛邪或兼工儒術或能任修葺或校業

書籍具詳邑志列傳舊藏十一曜神像為和碩履親王贈宗

彝還山者歷世相傳為鎮山之寶後被火僅存二曜其一且

殘闕矣泰伯之祀在縣境者別有二皆稱至德祠一在城中

婁巷明洪武十年建 國朝咸豐十年燬一在惠山寺右乾

隆三十年邑令吳鉞暨裔孫培源等奉檄特建並祀仲雍季

札為子姓奉祀專祠俱載邑志

明王鏊重建泰伯廟碑銘泰伯文王皆以至德稱於孔子皆可為而不為文王之時殷命既訖紂惡日稔人心歸周如水

赴壑猶率之以事紂是謂可為不為若夫太王逃獯鬻之難邑於岐焉作周計其世猶當虞辛庚丁之際是時商道猶盛太王安得遽有翦商之志有之則何以異後世狡焉思啟封疆者豈泰伯不從而王季則從之邪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泰伯雖聖當商未衰亦安得遽朝諸侯有天下乎蓋文王之生夙有聖德太王知周家之業當於是興故欲傳國及之泰伯知之遂與仲雍逃去其後周之有天下雖在文武之世而實肇於太王之明泰伯之讓是所謂翦商所謂肇基王迹所謂以天下讓也豈非然哉而世不及知是所謂至德者乎初吳之先文身斷髮混於龍蛇泰伯之來端委治之始去夷即華至於今人文財賦遂為天下甲蓋所從來遠矣無錫之板村有邱隆然相傳曰泰伯之墓也按漢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泰伯塚皇覽云泰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其說不同吳地記云吳築城梅里平墟吳越春秋亦云泰伯之墓在梅里之平墟則非山明也今板村正居吳縣北去梅村不一里而近敗屋頽垣芻牧不禁予曾過而傷之宏治十一年南昌姜侯文魁來知無錫子曰邑有聖人之廟而蕪焉令之恥也姜曰諾甫下車則議復之且捐俸倡民於是富者

輸財壯者効力期年廟成殿寢明堂圭潔觀深石表對峨過者悚息春秋獻享永永無怠姜侯屬子文於碑以示後銘曰蠢茲勾吳俗本文身孰始居之爰有至人至人謂誰有周太伯讓國而來乃以有國嗚呼孰知世教日墮兄弟爭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無得而稱其稱則遠穆穆新廟姜公所作千秋萬年過者必式邵寶修泰伯廟記吾郡貳守范侯以提學憲臺檄來蒞我修學也實於吾邑戾止者兩月嘗適泰伯廟下入而謁焉見其蕪圯已甚歎而謂從吏曰此至德之聖也國有祀焉而廟乃如此乎或曰向者祀於斯歲時朔望若吏初至謁皆於斯廟亦嘗飭矣自新廟於梅村之墓祀移而謁遂廢廟之蕪圯固宜其然侯曰若是哉民之迂且固也昔泰伯之讓國而東也實始闢是土人之克卽禮義非泰伯其誰啟之墓之廟也以存故也而祀仍於邑習我吏民於敬夫豈不可而必梅村之之也學宮修賢祀與焉有聖人之廟蕪圯而若罔聞知可乎哉或曰近一二歲以祀之弗時亦既於斯從事矣廟將有修者侯曰政於義弗安圖之弗可一日緩也矧惟至德之聖邦人具依廟其忍弗修修之此其時乎抑吾斯舉所謂爲之兆者甯急圖之猶有繼焉與其

埃也言訖遂以成畫授二者民庀物鳩工而責成於署邑事者明日侯訪某於二泉精舍具語其故某起而揖曰侯之言是也某當爲侯書之是惟正德丁丑夏五月二十有二日至秋七月既望告成乃書侯名澤字汝霖陝西盤屋人署邑事者縣丞高唐雲升顧憲成重修泰伯廟碑記泰伯至德自古記之顧泰伯之所以德吳民與吳民之所以德泰伯者天壤俱無窮而宣聖所稱讓國之節不與焉蓋吳之先非有聲名文物禮樂文章之都雅地蕪而卑人鄙而野文身椎結號稱荆蠻非泰伯以三讓故式臨茲邑卽當時無以列文字而通上國然則今之吳其君子出樹勲猷入譚道德而文采標表者孰貽之其小人出作入息耕鑿以時而比屋恬愉者孰貽之其匹夫匹婦懷忠慕義而以奇自見者又孰貽之是泰伯之德照耀今古於法宜祀而吳爲甚泰伯之祀於吳宜隆而錫爲甚錫之梅里平墟有墓歸然在焉宏治間邑侯姜公嘗以義倡民卽舊祠之旁而別創之規制宏拓堂廡翼然春秋享祀設道士世守以奉香火示民報本也第有司好尙如姜公者世鮮其人以故廟日就傾圯由宏治迄今凡百年中間雖或稍葺而蠹不盡去朽不盡更久而牆垣簷宇莫支霜

露庭中古栢半供樵蘇乙未春道士黃道行以告邑之善士倪君瑄倪君慨然捐資葺之而廟貌如故夫以泰伯至德浸灌人心膺而區區廟食必姜侯紉之又百年而倪君新之廟之興廢夫亦有數存哉茲將勒石用誌歲月乃記之 錢榮泰伯廟贍田記甚矣聖人之風之入人深也吾夫子有言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當時遜國而逃無錫實維其地邑之南由運河分流東達於甌橋是為伯瀆相傳泰伯所鑿灌民田數千頃河之中曰梅村後人立廟於其地以祀之久而混為淫祀者不知其年矣今延平太守進賢姜侯士元以進士令錫政尚德化謂錫人被德之深而春秋祀於邑中廟貌弗稱乃募邑之尚義者得千五百金檄巨室之居梅村者蔡君信之用之董其役撤舊祠而重建之市良材礱密石陶甃瓦為儀門大殿兩廡像設莊嚴遠近向慕又立表於前後翼以旁室命道士許元善居之以奉香火又為堂三區於殿之後以備宴私邑大夫春秋必虔事焉而里閭之趨而瀆者咸屏之然道流歲久日用不給信之兄弟與華君以正之田為廟基者各五畝有奇而周施之合舊基三畝五分通為基一十三畝有奇而固垣繚之修竹嘉

樹鬱乎其中信之兄弟又以自種之田二十三畝三分贍焉嗚呼至德之化洽於人心也如此夫夫財產之在民雖國家之賦役鞭笞日迫而民猶後期乃今一朝之募樂然而趨以成大役受託之專者又能出贍田為悠久計榮雖無蔡氏之殷裕亦以近廟租田十畝贍之外舅鄒君顯之嘗有是心肆其子謙觀豫晉升亦共贍以租田十畝蓋皆發於好德之良心耳道士得田而慮民之侵沒聞於令尹平溪侯公公給牒以詳其故使後人有所據而不敢匿又命刻碑而永之元善告榮榮乃不敢辭而書於石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春正月記 王永積至德廟記祀泰伯於泰伯鄉梅里平墟之泰伯城蓋開國時端委地也史記世家泰伯奔荆蠻荆蠻之徒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為吳泰伯吳越春秋泰伯當殷之末恐中國侯王用兵以及荆蠻故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餘里在吳西北隅名曰故吳墟自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吳公子光刺王僚即此地宋史泰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吳地記云吳築城梅里平墟名吳城內有宅舊趾及井猶存寰宇記泰伯城西去縣四十里平地高三丈毘陵志在州東南四十里泰伯之宜廟非一日矣宏治十三年邑侯姜文

魁始立石表建大殿寢門奕然規制大備載入祀典歲有司春秋致祭王文恪纂碑記又考泰伯在邑不獨築城開嘗浚瀆歷景雲泰伯梅里垂慶四鄉東入蠡湖長八十七里廣一十二丈即今所稱伯瀆是也有橋跨瀆上即名伯瀆橋當年開之以備旱澇一方居民始得粒食唐元和八年刺史孟簡重濬之改稱孟瀆然百世後小民有口但知伯瀆不知孟瀆則又功德之在一隅昭昭不可泯者野史氏曰泰伯以至德稱特就一家言非就一邑言與三吳言也維吳之先文身斷髮雜於龍蛇泰伯至始去夷即華文章財賦遂甲天下論功亦豈在舜禹下但當年吳楚文教未通吾夫子故隱其功而稱之曰至德由今日論於文武則名至德於東南實為首功功德咸備豈獨一邑宜祀大江以南盡宜血食哉 國朝杜詔重修泰伯廟碑記邑東南三十里梅里鄉舊有泰伯廟歲久日圯道士朱文瓚呂元德年來稍事修葺至是將落成里人蔡君鶴齡殆有力焉夫梅里為泰伯始基地皇山相望遺邱在焉其廟不知始於何代明宏治開邑侯姜公文魁倡議修復規制宏敞視昔有加時鶴齡之六世祖孚偕弟濟實董其役事在錢戶部榮記中爰及 本朝邑侯吳公興祚復

撤而新之尋以陞任去功未竟嗚呼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若伯之手闢草昧大啟文明千百世下之理學文章苞含孕育有非尋常功德可同日語者今邑中前代名賢祠宇相屬輪奐昭然顧茲讓王故墟殿寢就傾垣墉剝落竟等諸藜祠廢廟亦可慨矣譬諸一家之中伯之肇造其始祖也唐宋以來諸賢其祖禰也為子孫者尊其祖禰而遂忘其祖禰所自出孝子仁人之用心顧若此乎夫以至德之聖民且無得而稱何有乎是廟之興廢然而風化係之矣吾鄉民風善柔俗尚古處幸當 國家隆盛之際即彼道家者流猶然感慕聖德倡道里中相與庀材蹴工於百年廢墜之餘豈非禮讓之漸被人心有久而弗替者歟當代賢公卿撫蒞茲土奉揚天子德教追邇三吳風化所由來赫然振興於上又得良有司如姜吳二公者協乃心力為之崇其廟貌肅其觀瞻凡春秋祭饗必躬親釋奠如孔廟等邑之士大夫及鄉人子弟咸得登降揖讓乎其閒則至德遺風優柔漸漬於不自知嗣是理學昌明而文章蔚起焉知不更超唐宋而上之也哉茲姑徇蔡君之請為書以紀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泰伯廟免糧碑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為崇聖免糧公議勒石事原呈

貢監生員朱憲枝蔡鶴齡華傳慶過奕讚錢法趙貞厲朱廷
 銘杜瑛蔡家楨蔡兆熊等公呈前事據稱竊惟讓王泰伯至
 德難名開吳起化廟墓在於錫邑祀田歷代蠲糧 國朝定
 鼎以來前陞制府吳公復申古制照舊優崇迨康熙二十九
 年又混入賦籍廿載以來輿情未愜是以生等於去年九月
 銜先聖廟貌宜崇事准撫憲吳送案查覆荷蒙查明事實并
 從前免糧碑文申送憲案議將新陞田抵補蒙府轉詳藩憲
 通詳督撫二院奉批如詳飭遵繳等因具見師臺欽崇先聖
 之盛心上憲光復舊典之至意為此公叩鈞批勒石永垂不
 朽等情前來據此為照泰伯廟基地外祀田計共折實平田
 四十八畝零向係蠲糧迨至康熙三十九年前縣於清查錢
 糧事案內竝報陞科增賦經今廿載茲據貢監生員朱憲枝
 等上呈撫憲吳批司行府飭縣查覆本縣隨將新陞田地可
 抵緣由詳覆遵奉撫院吳批允准抵已經行區仍行免糧將
 新陞田蕩抵補在案今據前情合行勒石永為遵守須至碑
 者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知縣章頤 王允謙請帑重修泰
 伯廟碑記予自漣水調官金匱金匱故泰伯首善域也去城
 二十五里有所謂梅里者泰伯居址在焉里有廟建於明宏

治姜文魁葺於我 朝前無錫令吳興祚歷今數十年榛莽
 蕪穢棟棟欹側予大懼焉乾隆二年會 今上恩詔修古
 聖賢祠墓乃亟請於上官得良金於公家庫藏者五百四十
 兩鳩工庀材始於乾隆三年三月朔日越三月而祠宇為之
 一新司事者為請予一言以紀其事予惟東南之地初未嘗
 通於中國通之自泰伯始泰伯以亡公子首至文教未通之
 域未幾而東南之人翕然從之幾千有餘里斯亦何道致之
 歟及今越三千三百有餘歲而雍容端委之化莫非自泰伯
 始充是道也語其遠足以懿萬世語其近足以濟天下孔子
 曰泰伯其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其斯之謂
 乎後儒求其說而不得以為太王有狡焉啟疆之心泰伯不
 從逃之荆蠻謂讓商之天下以強合乎三讓之語抑何說之
 誣歟夫使太王當日有窺伺之私則嗣王繼體計必在長而
 不在幼長則人心易集而幼則遲迴瞻視必久而後定太王
 意在季歷其無翦商之志有昭然可白者是泰伯之讓為讓
 周非讓商也而孔子曰三以天下讓非商之天下道足以濟
 天下也當周之盛乘殷之敝足以有天下而不有是讓周直
 以天下讓也以天下讓而民莫之知是至德之亟稱於孔子

也說者又曰詩言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傳曰泰伯不從是太
王欲圖翦商而泰伯不從稽之於詩考之於傳有信而可徵
者何疑於讓商而必為讓周之說豈其別有據乎曰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曰善誦詩者不以辭害志子嘗誦闕
宮之什而疑焉闕宮之作距伯禽已一十有九世離祖宗之
澤已遠而意在張大不詳於辭而誣其先世有不可信者若
吳越春秋越絕書序述一事而二其名附會舛訛更非聖人
刪定之詩所得比擬又烏可深信哉說者又曰不信於詩不
信於傳則君之所信果何在乎予曰予之所信者在天曰有
說乎曰有史載殷王小乙二十有六祀幽亶父遷於岐幽人
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故一年而成邑二年而
成都三年而五倍其初是人之所與者天之所與也至於王
季貊其德音故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至於文王備修舊
德以新厥命故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此立基樹本一以天為徒而不敢一有背馳者周之謂也殷
王武丁恭默致治垂五十有九年嗣王甫立亦未有甚衰之
德如武乙辛紂之極者太王於此或有幾微窺竊之志其獲
戾於天為何如哉以太王之賢吾知其不出於曹氏司馬氏

也決矣而謂翦商之志實始於太王謂泰伯之讓為讓商豈
非說之甚誣者哉聖人以至德稱泰伯而表之曰讓是欲勸
天下後世之不让者曰以天下讓欲以勸天下後世之據寸
土尺壤爭之不止至有子而不知其父者非必欲稱其子之
德而誣其父之失也誣其父之失為子者必愀然悲悚然懼
有不可以一日不白者而況於至德之先乎生民之詩曰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蓋謂周世德相承兢兢業業惟
恐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是卜年卜世垂及三千
三百之無窮者是天之所深與也天之所與者在順不在逆
而吾以推泰伯之先無翦商之志者亦惟天也邑之先首沐
泰伯之澤今之居其域履其庭者當穆然深思其心以行吾
心之所安庶無獲罪於天此泰伯之志也夫敢因司事之請
敬述舊聞以告於先聖并欲以質後世尙論之君子 案此
文舊志刪改今從浦氏原稿 朱豫重修泰伯廟記廟祀泰
伯於金匱縣治之東鄉梅里其來已古廟之廢與具詳前人
碑記乾隆初縣令王公允謙請帑重修距今八十餘年矣中
閒雖經葺理而彫剝漸甚雲峯道士旣蒞事以為此不可因
陋就簡也乃度材庀工首大殿而廊廡而樓闕齋寮庖湢之

屬為屋若干區闕者補之廢者舉之易泐崇庫漫漶點昧者丹碧之繚以周垣蔭以嘉木而廟於是煥若改觀遠近瞻仰無不鼓舞讚頌是役也始於嘉慶六年迄道光二年而歲事蓋雲峯不徵檀施以一人之力銖積寸累而成故遲之久如此嗚呼何其難也夫泰伯宜百世祀而都於梅里為端委之地揭虔妥靈尤宜加隆者也 國家令申先聖賢祠墓飭地方官守護顧有司簿書錢穀日不暇給僻在鄉隅耳目所不及其不得不委任任持勢固然也而任持每慕清修而不事或奔走募施而卒歸無濟如雲峯之樽節儲蓄卓然有所成就蓋未數數觀也余嘗讀王荆公龍興講院記歎僧人慧禮之材夫講院浮屠氏之居耳非事之所以損益若斯廟之新崇明祀而使人觀感其裨於風化功視慧禮奚啻倍蓰矣雖然雲峯羽衣之族遊於方外者也以方外人而尊聖如此士之冠儒冠服儒服者仰至德而奮乎百世之下能敦禮讓以風行於鄉國有功先聖當更何如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無蹈荆公之謂也哉丙午科舉人候選教諭前署安徽池州府青陽縣訓導長洲朱豫撰

唐陸龜蒙泰伯廟詩故國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溼中堂

來父子爭天下不信人閒有讓王 皮日休詩一國爭祠兩

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當時盡解稱高義誰敢教他莽卓聞

宋范仲淹詩至德本無名宣尼以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

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橫

蔣堂詩泰伯何為者不以身為身遜避天下位奔走勾吳

濱隱德照來世遺祀傳斯民吁此廉讓國合生廉讓人 王

令詩古廟鬱崔巍朱門鏤不開今人不為讓閒或乞靈來

宋无詩古者吾夫子曾稱三讓名後來秦失鹿劉項死相爭

楊簡詩三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簡也拜廟下太息復太

息三辭不難知泰伯無人識胡為無得稱萬象妙無極 明

袁凱賦得泰伯廟送倪元鎮詩翦商肇基迹傳季思逮聖兄

弟逃荆蠻讓德一何盛千家聿來從勾吳始開境遙遙至裔

孫欲大心愈騁深宮貯妖麗高臺瞰遐迥既拒伍胥忠還甘

太宰佞鄰邦樹讐怨上國肆爭競社稷終變遷軒楹獨完正

相傳在閩里灑掃政嚴淨歲時具牲醴歌舞勞送迎楚鬼久

無食越魄誰將祭強暴有湮晦聖哲無終竟於焉送將歸舟

臚得依並是時春氣和氤氳滿芳徑渚花動幽彩汀蒲發深

艸江水去不息煙霞日將暝斂衣拜階下懷哉起孤詠 張

籌泰伯祠送張守詩泰伯遺墟在梅里井邑依然舊山水當時三以天下讓周家縣延八百禩可憐有廟附南郭社鼓蓼蓼歲時樂兵火年來草棘深惆悵文明竟誰託張侯一郡民父母此固無嫌我鄉土豈惟陸典興自今要使流風亦還古
邵寶題泰伯新祠詩泰伯新祠古讓鄉老梅根畔水流長十年夢寐三閒屋萬古綱常一瓣香扁榜大書元自孔衣冠遺制尙存商向來曾擬荆蠻曲許作迎神第幾章 莫止和邵寶詩老梅村裏是誰鄉祠屋新成感意長宇宙幾人能比德衣冠清旦獨焚香直將揖讓追堯舜不謂興王繼夏商萬古宣尼舊題在起瞻雲漢麗天章 王永積和邵寶詩萬年俎豆此祠鄉舉目山高並水長開闢東南惟隻手蒸嘗黍稷有餘香不須戮力遷豐鎬自有神功冠夏商廟貌日新遺像古可知端委是文章 華善述謁泰伯廟詩三讓身將隱千家國亦偏廟惟稱至德鄉不諱先賢卜洛無王業歸吳有墓田縣官修伏臘野老記流傳風土變夷後雲山採藥前柱痕龍攫夜松蓋鶴棲年階薛乾秋日爐塵暮煙仰瞻遺像肅端委尙依然 國朝高世泰謁至德祠詩稻香岸岸一祠收荆巷蠻村在兩頭百世三吳開日月萬家合祀肅春秋黃

冠精舍琴聲出蒼蘚殘碑露氣流謁罷讓王私灑淚幾時龍戰息神州 華長發邑令吳公重修梅里泰伯廟落成紀事詩治行吳公今第一家承至德祖風存故墟猶在思廬井新構初成見子孫三里都城封域小千秋廟祀讓王尊此邦其治無爭化豈復喧囂到縣門 錢肅澗至德廟和莫南沙韻衡山一去忽蠻鄉地勢雖分脈自長故邑但聞梅里號荒郊誰識藥苗香文明有象因傳季揖讓何心欲翦商緬想流風猶未遠不忘德至更名章 張夏至德廟詩橋畔維舟日欲斜巷閒遺廟宿寒鴉讓三固是周天下第一初開吳世家葉積空階稀客到塵封坐帳有牆遮誰將端委移村社至德無稱萬古嗟 顧建元謁梅里泰伯廟詩封豕長蛇恐不堪天生神聖此幽探乾坤欲闢湖山秀草木應滋雨露甘伯仲偕來心其白商周已往事誰諳村童牧豎無知識也說宣尼表讓三 馬宏文梅里泰伯廟詩泰伯入荆蠻傳聞於此閒文身二泉湧端委九龍環藥草重階秀皇風太古還我生千載下惟見舊湖山 黃世則梅里泰伯廟詩梅里風煙近古初依稀還認讓皇墟遙從斷髮文身後想見耕田鑿井餘天下讓三宣聖筆世家第一史遷書祇今風教東南盛比戶絃歌

至德居 秦昌煜泰伯廟詩言尋讓王跡在邑鳩山陽宅斯
 並葬斯廟貌何煌煌下階讀碑碣歷代祀典詳古木無競枝
 藥草留餘香穆然動觀感緬懷遺澤長安得仁讓風一為末
 俗匡 顧熙梅里謁至德祠詩戎馬奔未甯何暇翦商祀豈
 無傳季心早於無形視挈弟來勾吳端委治周禮甯不惜故
 國社稷有人在君臣父子閒隱德誰堪擬 顧光旭泰伯祠
 追和邵文莊公韻煙墟都是讓王鄉古木寒雲歲月長水上
 野梅蠻井絡山中藥草德馨香國方立季因偕仲天欲歸周
 孰翦商瞻拜崇祠憑別薛斷碑難認碎文章 過鑄丁酉春
 偕劉君石香謁泰伯祠詩春光轉柳條乘興遊方外買棹向
 梅村徐擊揚舫汰言尋采藥蹤聲教開吳會人物產名邦詩
 酒聯冠蓋肅恭展廟貌近挹鴻山瀨琳宇傳清鐘百尺圍松
 檜昔年歷兵燹闔境都罹害臺榭飛灰埃陂池成叻澮歸然
 魯靈光獨峙凌蒼靄非神隱呵護聖德胡稱最吾儕事表章
 勝似丹青繪延陵嗣高節歷劫名彌大偉哉讓王蹟
 文物徵鸞噉努力追前修湘詩湘詩湘蘋薦新膾

秦伯梅里志卷四

東院道士許均鑄覆校

